

海风汹涌如暴，

而我们就站在风暴的中心。

我们的衣服被吹得几乎要离我们的身子而去，

我们的身子几乎要被吹得离我们的灵魂而去，

我们的头发以及身上细露的体毛，

都被吹向同一个方向。

海风今岁寒

林 森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HAIFENG
JIN SUI HAN

海风今岁寒

林 森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海风今岁寒/林森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396-6140-7

I. ①海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4237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6.875 字数: 18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林森,1982年生,现任《天涯》杂志副主编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钟山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山花》《长江文艺》《作品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,并入选多个年度选本。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小镇》《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》,长篇小说《关关雎鸠》《暖若春风》,诗集《海岛的忧郁》《月落星归》等。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、海南文学新人奖、海南文学双年奖、南海文艺奖等。

目 录

海风今岁寒 ■ 001

台风 ■ 037

丁亥年失踪事件 ■ 063

抬木人 ■ 096

夜雪堆积如山 ■ 117

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 ■ 129

夸父追日 ■ 172

■ 海风今岁寒

我的朋友青衣不唱青衣，也不穿青衣。在某一年，他忽发奇想，宣告自己要写武侠小说，主人公是一个身着青衣的落拓浪子，浪荡、嗜酒、爱风尘女子、骑快马——他的武侠小说当然没写成，可“青衣”却替换了他的姓名，成为他唯一的称呼。当然，他承接了想象中的主人公的所有特性：浪荡、嗜酒、爱风尘女子……没快马骑，于是开快车。在他最风光的年月，他曾包了某酒店一个房间半个月，备好足够多的酒，供一些江湖朋友狂欢。吃喝玩乐若干年，他忽然厌倦：刮了胡子、剪短了头发，甚至穿上衬衫，扎了腰，跑去一家旅游杂志社当了编辑。我们对此嘲笑许久，他小学没毕业，真以为挂副眼镜就是知识分子了？他是真的小学没毕业，读到三年级就跟着家里的渔船出海捕捞，后来为了面子，花钱买了个高中文凭。可他在杂志社的表现让我们大感惊奇，他很快当上那个杂志的编辑部主任，出入都和别人谈着文化、传统、精神文明之类的事情，能见到他的时间越来越少。

最近他露面却多了起来,尤其在一场寒流南下之后。

他的指头摁着手机,不断切换下一张下一张,他指着屏幕说:“就是这东西,我被这东西,搞傻了。”那是一些造型简单的小陶器,状若水杯,又不是水杯。按照他从烧陶人那里听来的说法,这些陶,是烧给那些还没出生就死去的婴孩的——就是说,有些人把胎儿打掉了,为消灾解难自我安抚,得买这个陶器,举行某种仪式之后,砸掉,埋进土中——这种陶的唯一功能,就是供人砸碎与掩埋。他去省城附近一个以烧陶出名的小镇采访回来,带回这些相片,也带回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梦话。我很清楚,他浪荡之时,自然是有女子为他打过胎的,可不也在他多年的嘻嘻哈哈中过去了,怎么去见了这些陶器,就变了一个模样?他说:“小猫,你说得轻巧,看看这些陶,这个黑洞,你真不觉得可怕?反正我是天天没好梦,闭上眼就是这些陶飘来散去,我就往那黑压压的洞里掉。”他脸色发青,黑眼圈深重,据说都和带回的相片有关。

“这保暖内衣,你真不要?”他把袋子往我怀里塞,试图转移话题,可眼中还是有惊恐。

“都是男的,你送我内衣搞什么?”

他嘿嘿一笑。

他和很多女子保持着关系,即使他结了婚,读小学的儿子会自己坐公交去上课了,那些女的还跟他不离不弃。他也不是专门买这保暖内衣来送我,只是来和我见面时,在一个超市门口的小摊处,发现他一个女朋友正趁着寒流叫卖,他一口气买了六套,算是对那女子的间接接济。这六套内衣如何送出去,足以让他头大——他总不能回家跟老婆说天冷了,一口气就买了六套吧,这毕

竟是海南岛。说起他老婆，也是一个传奇之人，我们一致认为，他老婆有着中国女性最优秀的特质。据说有一回，凌晨四点多，一个女的拨打了他的手机，青衣正在酒后的昏睡之中，他老婆便接了那个电话，听到了那女的在电话中向青衣诉说的“真情”。天亮之后，他老婆淡淡地说，有个女的给你打电话，你不回一下？吓得他脊梁骨发寒，以为这番是闹大了，谁料再没下文。他因此对老婆饱含愧疚，偶尔浪荡之后，就给老婆买件衣服、送个发夹，权为自己减压。

“你真的不觉得这陶器很诡异吗？你仔细看看，这形状，像什么？”

我，看不出来。

青衣是我朋友中为数不多的不为生计困扰的人。他家位于省城海口的西面，临海的渔村，天天住着面朝大海的院落不说，也很早就暴富起来，在省城里有几套房出租，他因此过了很多年无所事事不工作的生活。他的老婆对他做事不做事也不是太在乎，若是有一段时间他身体不适，窝在家中没有外出，她老婆还笑问：“奇怪，不出去喝酒了？”她给青衣生了一个男孩，这让青衣在父亲那里有了个交代——传宗接代的大事已经完成，他基本上就属于唱着《夕阳红》养老的状态了。

我年纪和青衣差不多，却始终单身，都有人传我是不是对男人更感兴趣了，但我并非没有尝试过寻找一个人做伴，终是没有结果。几年前，有一个南京女孩跟我网上混熟了，专门南下，抱着和我共度今生直到烧成灰的信念，却没过半个月就快快而归。她说她吃不惯海南菜，她嫌弃我的那间房子小，我都能忍受，让我崩溃的是，我母亲听闻消息后，从乡下拎着一袋鸡蛋两只鸡就上

来了,却被她随手就从阳台往外面扔。当天下午,我就给她买了第二天回南京的机票,并把她送去一个旅馆。还是青衣开着车去送的她,我不愿随她到机场,青衣说她从坐上去机场的车,就眼泪哗哗没停过。那之后,我并非没有过一些露水情缘,但要说谈婚论嫁,总是觉得太过遥远。

青衣见我多年都是一个人,也从没带着妹子出现在他面前,比我还着急,让我去找老城区一位法力高强的神汉给算一算。他说此前他有堂妹年纪大了也没嫁,家里人火烧眉毛,就去找这神汉打听,那神汉掐指一算,指出青衣那堂妹早几年谈过一段,错过了,新缘分还没到,还得等一年半。一年半后,他堂妹果真结婚了。青衣带着我拐过巷口破旧的青石牌坊,在一间老屋里见到了传说中的神汉。青衣把来意说了,那神汉却什么都没说,只是让我坐下来,亲自给我倒茶,并带领我参观了这间通风透光都不好的老房子。他不说到底我的缘分何时到来,却顾左右而言他,问我对这房间感觉怎么样,愿不愿意跟他学那为人指点迷津的神技,我兴趣来了,青衣却拉着我离开。在牌坊下,青衣咬牙切齿:“你就吊死在这牌坊下吧,神汉都觉得你只该跟着他当徒弟,你这辈子他妈就这样了。”

青衣带我去过他省城附近的老家。那个渔村虽然名义上还是村子,可由于靠近省城,已经高楼林立,几乎看不出乡村痕迹了。在市政府的规划图中,几年后那里会是这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商业中心,关于拆迁即将开始的传言,也已经沸沸扬扬。青衣让我去他老家,是想让我这个所谓的摄影师,拍下他即将消失的老家,让他家族绵延数百年的这个村子在变成市中心后,他还能翻看

照片记起来,抵抗记忆的腐朽。我们抵达村子之时,我并未感到这个宁静的地方,有即将被连根拔起的迹象。村民谈论的事情当然都是关于拆迁的,但什么时候开始,总是把握不准。

青衣的老婆和孩子也跟着回来了。那个小男孩一回到这海边的土地上,就像长出了翅膀,四处乱飞,青衣的老婆得随时跟在身后喊叫。

青衣家的院子不远处就是大海,琼州海峡的浪时时涌上,拍打着金黄色的沙子。各家墙角都散落着一些野菠萝和仙人掌,没几年以前,这里或许要荒凉得多。而人,总是把一个地方抹灭得尸骨无存。我在天色变黑之前,在整个村子乱跑,拍下我觉得有意思的镜头,风随着日光的收缩而变得猛烈,我鼻中也感到了某种肃杀之气。整个村子在残光下,落寞而孤独——确实是短命相,存不了多久了。

夜色猛兽一般扑来,我对着有些颤抖的渔村发呆。青衣的老婆走了过来,悄悄问我:“小猫,你和青衣那么熟,有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些奇怪?”

“奇怪?”

“是,说不上什么,但……”

“你觉得是哪方面的?”

“真说不上,总觉得有些魂不守舍……”她摇摇头,看到儿子正往一棵番石榴树上爬,便赶紧冲了过去,把那“小猴子”硬生生扯了下来——或许,她把生活中大部分的怒气都撒在这小子身上,让她没法对另一个“小子”虎视眈眈。

我走向院子外不远处的一片木麻黄林。此时天色全黑了,这座渔村像装进了一个密不透光的巨大蛋壳之内。

“跟我来。”青衣不知何时已经跟在我身后，话音一落，他已经到了前头。木麻黄林并不大，可里头的黑比外面更深，得借助手机屏幕微弱的光，才能穿越过去。而一走进林里，青衣就有点惊慌失措，他一直等着我走近，才装作勾肩搭背地对我笑，带着我走。而我，发现了他眼中露出掩饰不住的慌乱——他放在我肩膀的手，是发抖的。木麻黄的针叶在脚下，轻微地弹着鞋底。林子外头，是一座关帝庙，总算有了光，昏黄的烛光从庙门透出，把逼仄的夜，撕开了一条缝隙。

“进去！拜拜！”青衣跨步进门，庙门里面很阔大，长长的水泥路延伸的尽头，才是供奉关二爷的地方。渔村人出海，长期出没于风浪之间，朝不保夕，总得拜拜神敬敬祖先，关二爷讲义气，是渔村人敬拜的大神，为他修的庙豪华阔绰，每逢年节都是村人炸鞭炮的地方。青衣在八仙桌上抽出三支香，在燃着的蜡烛上点着了，插在关二爷面前的香炉里，弯腰拜了三拜。我看到他的身子有些抖，凑近一看，烛光下他的脸竟然冒着汗。

“遇到什么事了？”我说，“你老婆都发现了，最近是不是又在外边找别的女人？”

“没有，倒是想，可最近……真冤枉了，有心无力。”

“那你遇到什么事了，心虚成这样？嫂子一直不太管你，现在她都问起了，肯定是你太过分了。”

“能不问吗？”青衣苦笑几声，拉着我的衣服，凑近我耳边，用很低的声音说，“以前我跟她那个，不是要卖力表现嘛，每次都得挺住半个小时，现在超不过五分钟，还没上去就……脑残的，也发现了……”

我哈哈大笑：“你声音小，关二爷就听不到了？”

“也是哦，我×。”他显得无比沮丧，“明天，你跟我去了一个地方。其实，我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——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

阵阵海风从庙外头灌入，带着酸咸苦的味道，关帝庙里的蜡烛在风中闪烁欲灭。

青衣说：“也许连这关帝庙，也快要没了。”

二

穿过高楼和车流，拐出城郊，进入城市东南边的密林。这是一片被火山灰滋养的土地。若干年前，一场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火山灰，为热带植物提供了养分，把这片土地滋养得郁郁葱葱。我们穿过火山灰的子民，在日光见缝插针的明暗里，抵达了省城不远处的这个小镇。这个小镇如此靠近省城，却又散发着顽固的老旧气息。在路上青衣已经给我介绍了，别看这地方灰头土脸，海南岛上最有钱的人都出自这地方——肥沃的火山灰滋养了热带植被，但下锄便奇硬无比的火山石，让这里的人无法以庄稼营生，他们只能往外跑，从事商贸，富商因此而诞生。

青衣把车停在江岸边的一座破院子里，满眼尽是茅草，带着水汽的江风翻涌上来，茅草在我们身边流窜。下车后，我才看到，院子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，还在晾晒，还没有进炉烧过。我伸手准备去摸一个仅有鸡蛋大小的茶壶，在还没触碰到的时候，青衣把我一扯：“别乱摸……”就在我抬头的时候，看到我和青衣被一双深灰色的眼睛笼罩着。木头为柱锡皮为顶的屋子门口，

站着一个矮矮小小的老头，上身一件破旧的迷彩服，绿色已然泛灰，似在泥中泡过，那笼罩中带着杀意的目光，就来自他。

“来了？”他对青衣讲。

“来了。”青衣递给他一根烟，低头给他点着。

老头狠狠吸了一口，从鼻孔中喷出来，立即被江风吹散了：“上次不是来拍过了？又来？不就是捏泥巴，有什么好拍？”

青衣转身从车上拿下一本杂志，手指一划，说：“上次给你拍照，登出来了，现在我把杂志给你送来了，你看看，这是你……”青衣一页一页翻着杂志，老头盯着杂志上的自己，也盯着杂志上的这座破败的院子：“人又老又丑，地方又破，拍出来，不丢人？我还敢见祖宗？……”虽然埋怨着，脸上的冰霜却渐渐消散了，灰色的眼珠也有了点活气，连嘴角都带着一丝笑意了，那根烟就在他的笑意弥漫中越缩越短。青衣把杂志递过去，老头把满是泥巴的手在身上蹭了蹭，伸手要接，却又在青衣快要把杂志放在他掌心的时候缩了回去。老头转身去墙角的水盆中洗出一盆的浑黄，手掌在屋檐下挂着的毛巾上擦了擦，才脸色严峻地接过那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彩印杂志。

青衣就是在这家《海岛视界》供职，他采访老头的这期杂志，里面配发了很多张照片，有老头正在拉坯的，有他静静端详着面前的泥堆的，也有一些不拍人的空镜头，比如这院子，院子外茂密的茅草，甚至也有一张拍的是不远处的那条江，流水汤汤，岸上很绿而水面则倒映着天空上的云。或许这老头从没想到在纸上观看自己和他所熟悉的地方，他猛地抬起头：“我不怎么识字的，这么多字，你写了什么？”

“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写的咯。”青衣笑嘻嘻，又递过去一根烟。

“什么都写了？很多事是玩笑话，哪能写出来？”

青衣再次点火，把老头嘴角的烟嘴点着，老头才算略微安静下来。老头缓慢地翻看着杂志，脸色越来越凝重。青衣则指着杂志上的一张照片：“刚刚进来，我看了看，好像没看到有这个。”他所说的，就是他给我看过的专门烧给打掉的胎儿的那种陶器的照片——他竟然把这个也在杂志上刊登了出来。

“最近不烧这东西。你看看这院子里，都是人家订的货，这边是一批茶壶茶杯；那边都是盘子，据说是要放到三亚那边的五星级酒店里的。这个，四四方方这个，我以前也没捏过，是一个年轻人开着车找来的，丢给我一张图纸，问能不能捏，当场让我试，我捏了，他瞄了两眼，说可以，直接订五百个，还丢给我一个章，捏完之后盖上去……”我拿起一块晾晒中的四方陶器，有一个手机大小，中间一个凹槽，有点像是镇纸，也有点像是烟灰缸，那个印章盖在底部，翻开，细细一看，是“海角故事”四字，像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牌子，但这东西能当什么纪念呢？可也不好说，现在不就是这样完全不知用来干吗的东西才卖得好吗？

“找我订货的，说是看到杂志宣传才找过来的，可能就是写的乱七八糟东西引来的人。”老头挥舞着青衣递给他的那本杂志，“这些订的都捏不完，哪有时间去捏那便宜货。”

“给你带来这么多生意，你得请我喝酒。”青衣有点苦笑，“对了，院子里这些，什么时候入窑？”

“这些已经晾晒有一段时间了，明天再看看干到什么程度，后天应该

可以。”

青衣很兴奋：“到时我跟你一起守炉。”

“哪是你能受得了的？整夜整夜地盯着火光，天亮了眼前全是花白花白的，站都站不住，你能受得了？我叫了几个熟悉的小青年来，到时轮流看。不像以前了，我身体撑不住。”

不问我意见，青衣就喊了起来：“这两天我就住镇上，陪你一块烧。”

这天的晚饭，我们就在老头的院子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。这个姓林的老头衣服也没换，顶着一身的泥腥，就坐在我们的对面。老林的烟瘾很重，一根接一根，像是和别人赌气——也是，守炉烧陶时，要熬夜，不抽烟哪顶得住，烟瘾重些也正常。青衣让店家杀了一只鸭，以陶锅干煸——搞不好这还是老林亲手捏出来的陶锅。暮色像墨一般晕染而来，凉风不断从江水那边灌来，小店外面的棚子摇晃作响。火炉也已经点燃，火星在风中四溅。借着一明一暗的炉火，我顺手翻着老林搁在桌角的那本杂志。之前我看过图片，并没有读过青衣写下的那些文字：

我是通过两个朋友的带路，才找到老林的。起先他并不欢迎我。他坐在捏陶的院子里，像是一尊泥巴捏就的塑像。很显然，他并不习惯对我说什么，他以前肯定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采访。来到省城边上这个名叫“龙塘”的小镇，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老林。这座镇子所有街道都是乱的，没有一条直线，像小孩子随手的涂鸦。镇上有很高的楼，也有破败到阴森的巷子。很显然，它破罐子破摔一般——我就是这样，你随意。

老林显然也是对人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在我丢过去一包烟，灌下去三两酒后，他才慢慢说起了一些事。他的陶都是自己捏，烧陶的窑，也是他多年前自己修的。他玩了一辈子泥巴，是镇上永远长不大的老人，是镇上苍老的顽童。

日本人进来之时，他才七岁，被抓去当苦力，无数次的殴打，竟然没把他打死。日本人从海南岛撤离的时候，他已经给日本人干了六年活，残喘着一条命回到家，就跟父亲一起烧陶。这祖辈传下的手艺，很快就在他手中熟练了。时至今日，他玩了七十多年泥巴，恨不得把自己也当成泥巴——投进火中，烧出另外的模样。但哪那么容易，人总是被裹挟着，并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。

.....

青衣写得有点跑题，在版面就是金钱的旅游杂志上，他没有很快写到烧陶，他绕了很远的弯路，还没抵达目的地。店家调好味的那锅干煸老鸭，在摆上火炉后，浓郁的香味动摇了我继续阅读的兴趣，随手把杂志搁在饭桌上。老林很快地伸手取走，塞进自己的口袋。或许，我当面看他的故事就如同别人当面品评他捏的陶，会让他有些尴尬。

在炭火的逼迫下，陶罐里的鸭肉散发着迷幻药一般的香，在这时，让人只想喝酒。青衣和老林都要了店家自酿的米酒，颜色乳白如牛奶。我喝不了这东西，只喝着冰镇的啤酒，夜风带凉，我边喝边发抖，不得不夹起热腾腾的鸭肉，塞进嘴巴，压住啤酒带起的寒。酒一喝开，老林的脸上就多了一些红色，把